



不读《论语》，谁也不想，孔子居然是一位喜欢从事娱乐活动的人。

他喜欢垂钓、射箭、打猎。“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这是说孔子钓鱼，但不截流网鱼（也可译成不用大网拉鱼），射鸟，但不猎击鸟巢（也可译成不猎杀在巢里息宿的鸟）。

他喜欢唱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第七》）这是说孔子与人唱歌，如果发现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而自己跟着唱。

不喜欢唱歌的人往往一听了之，不会较真到请人家重唱，而自己跟着学唱。

他乐器玩得也不错。“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十七》）孔子边弹边唱，有点像现代版的摇滚歌手，想必器乐玩得很溜的。

他擅长谱曲，是我国第一位音乐评论家，晚年将《诗经》的词曲进行校正，使得各得其所；主持大型活动，著名的齐鲁夹谷之会就是孔子主持的；郊游、驾车，等等，孔子从事的娱乐活动很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鄙事：平常的技艺）。

不知道喝酒是不是他的爱好，但酒量不小，“酒不限量，不及乱”。一个人喝酒不限量，又不致神迷意乱，这酒量非一般人可比。

孔子到底是有心人，是智者，他老人家一边娱乐着，一边还不忘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这些后来者从他的娱乐里得到享受，又从他的经验教训里得到启发。

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所有的娱乐都是有益的，也有不少是有害的。他总结出“三益三害”。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孔子以自身的实践告诉我们，要从符合礼乐制度的活动中得到乐趣，要从称道他人

益乐损乐

□ 姚正安

三益三害相对而列出，给我以强烈的警醒。

一个人处于世间，难免要从事娱乐活动，但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法律制度，超出这个底线，非得无益，而且有害。孔子说自己“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从来不会越过规矩的底线。

他钓鱼打猎，但不赶尽杀绝，也不击物于不备，是仁心使然，也是守礼之举。他喝酒，但绝不会喝到东倒西歪、胡言乱语。

孔子的娱乐是最贵重的娱乐，他的自由也是最高的自由。

有人说，有益活动很多，有害的活动也很多，不止三者。是的，孔子以三言之，不穷其有，以小列之，不言其大，深味，用意颇切。

这三益三害，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也是一个人经常遭遇的。常见的尚且做不到趋利避害，还谈得上其它更多更大的活动吗？

反观生活中的我们，可能正是这些很小的活动不克制，不检点，以为无关紧要，而酿成了大灾大祸。

整天在背后说人坏话，游手好闲，与不三不四的吃喝玩乐，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一个人从事符合制度规范的娱乐活动，不仅身心健康，而且德行随之提升。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善从之，水涨船高。与贤明的人交友，如照镜子，如见航灯，能看到自己的善恶长短，能照亮前进的方向，而不致不认识自己，步入歪门邪道。

今日之生活，非孔子时代可比，具有诱惑力的活动太多了。但只要记住制度，守住规矩，“乐礼节乐”，选择性地参与进利于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活动，就不会踩入害人害己的泥沼。

的长处中得到乐趣，要与与贤明的人交友中得到乐趣，这样的乐趣才是有益的。相反，骄奢淫乐，游荡无度，吃吃喝喝，都是有害的。

三益三害相对而列出，给我以强烈的警醒。

一个人处于世间，难免要从事娱乐活动，但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法律制度，超出这个底线，非得无益，而且有害。孔子说自己“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从来不会越过规矩的底线。

他钓鱼打猎，但不赶尽杀绝，也不击物于不备，是仁心使然，也是守礼之举。他喝酒，但绝不会喝到东倒西歪、胡言乱语。

孔子的娱乐是最贵重的娱乐，他的自由也是最高的自由。

有人说，有益活动很多，有害的活动也很多，不止三者。是的，孔子以三言之，不穷其有，以小列之，不言其大，深味，用意颇切。

这三益三害，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也是一个人经常遭遇的。常见的尚且做不到趋利避害，还谈得上其它更多更大的活动吗？

反观生活中的我们，可能正是这些很小的活动不克制，不检点，以为无关紧要，而酿成了大灾大祸。

整天在背后说人坏话，游手好闲，与不三不四的吃喝玩乐，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一个人从事符合制度规范的娱乐活动，不仅身心健康，而且德行随之提升。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善从之，水涨船高。与贤明的人交友，如照镜子，如见航灯，能看到自己的善恶长短，能照亮前进的方向，而不致不认识自己，步入歪门邪道。

今日之生活，非孔子时代可比，具有诱惑力的活动太多了。但只要记住制度，守住规矩，“乐礼节乐”，选择性地参与进利于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活动，就不会踩入害人害己的泥沼。

“一人巷”一般高邮人都认得，它是北门大街南端东侧的一条小巷，宽约八十公分，不可两人比肩。从一人巷往北步行几分钟过工人巷，不到人民路还有一条长相相似的巷道，上了一点年纪的人知道这里叫做“鬼门弯”，名字有点瘆人。小时候我经常从这条小巷上大街打酱油。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名了，最近我路过北门大街，特地留意了一下，这条小巷从街面看去依然如故，当然，整条北门大街上的古建筑，历经几十年，大体上也依然如故。特窄的巷口墙上钉着蓝底白字的路牌“新建路”。这个路名我潜意识里感觉到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物，也算有历史了。

此路的巷口不容二人通过，抬头不见天，有一段碗口粗的原木，在一人多高处，穿在相邻两月铺面的山墙上，上面铺着木板，撑起一间小阁楼，进深大概一丈有余，阁楼临街还有一扇小的门形窗户，很是奇特。早年间，穿过这段不见天的过道往里走，你会觉得突然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一条不规则凹凸不平、砖土相间的道路直通“臭河边”。两旁的民居高矮不一，错落有致。也不乏有深宅大院，粉墙黛瓦，绿树探头，饰以雕花门楼，应该住过大户人家。离巷口不远还有一户高坡台，铺阔子门，人称“林氏书局”。想来紧靠北门大街的这一段古来就不是荒僻之地。往东走有不少空旷的地方，比如现城北医院后身，斗鸡厂巷与新建路交叉口原来是一片空地，斗鸡厂巷分为两段，一段东西向，一段南北向，都通往这片空地，我想古时候这里有“斗鸡场”吧。那时经常有做佛事的人家在这里烧“房子”。从空地向东就是臭河边，再向东到越塘，臭河边向北有汪家大巷（汪家即汪曾祺家族）通往东大街（现人民路）。河边口有一造纸坊，那原来是汪家的祖产。

出得“鬼门弯”的北市口是我们小城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几十年前，街两边的商鳞鳞栉比，街沿上排满了各式摊贩：卖鲜蔬的，卖活鱼的，卖家禽的。街面上车水马龙，南来北往。“鬼门弯”巷口对面有两月相邻的石库门店铺，都是高门台，拾级而上，两扇黑漆大门，门楣上石刻的牌匾，南边是利农社酱园，北边是鼎昌南货店。两月店共同的特点都有高高的木制柜台，酱园店的面北，南货店的面南。店堂向里面很深，有一种威严感，好像进了当铺。

如今“利农社”的建筑还在，门楣上的招牌换成了“伟力机械厂”。隔壁“鼎昌”已变得面目全非，高门楼没有了，倒是还开着一月烟杂店，门面上安装了金属卷帘门，完全和以前的风貌不搭，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北门大街已经风光不在了。

现在从“鬼门弯”的小巷进去，新建路已

鬼门弯·新建路

□ 方椿荣

看齐，真正成了“一人巷”，两边人家的门、窗、外墙都贴上了现代装饰材料，一条道到底都是水泥路面。原来烧“房子”的那片空地也没有了，斗鸡厂巷成了直角转弯的小巷。那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杰作。现在虽然房子多了，但住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搬到新城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守着原来的老屋，小巷显得很安静，也很整洁，倒有点曲径通幽的感觉。

时事变迁，沧海桑田，如果走向更远的历史，这里原来是什么面貌呢？怎么有“鬼门弯”这个地名呢？访遍老者，不得其解。但有人提供了两个说法，孰真孰假，难以考证，我录于后，以飨看客。

一说：应该叫“鬼门关”。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统治县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因为北市口是个最热闹的所在，这里有“税务桥”“鱼市口”，想来有河流穿街而过。街两边商号云集，人流熙攘，从东向西可以直达运河码头，因此日本鬼子在这一带重兵把守，设卡盘查。从东郊而来的商贩、菜农、渔民人等都得过关卡检查。出于对侵略者的愤恨，人们将出入此地比之为“鬼门关”，久而久之“鬼门关（弯）”竟作为地名流传下来了。照这一说，现在见到的街面建筑和小巷通道，应该是抗战后的遗存。因为我小时候听老人说过，现在的新建路很早以前是一条河流，可以行船，应该通往北门大街，怎么能出现这么狭窄的小巷道呢？

二说：出高邮北门，如不走大路，从此巷向东，可到后阴城。人们故名之为“鬼门弯（关）”。后阴城当时在邮城北郊，位于东大街（人民路）以北，汪家大巷的轴线以东，即现今人民花苑小区的地块，是过去人们埋葬死者的一大片地方，坟冢遍地，磷火闪烁，很是荒凉。汪曾祺先生在其小说《岁寒三友》中，曾写到陶虎臣在阴城时放炮仗。该小说中的“阴城”，亦即老高邮人所说的“后阴城”。我上的小学叫“新巷小学”，但老人们称之为“鬼城南学校”。不错！它的确位于阴城之南的人民路上。那么通鬼城之路，叫“鬼门弯（关）”就顺理成章了。

高邮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大街小巷皆充满故事。有很多传说，有的发源于真人真事，有的出于人们的美好愿望，还有的是主观臆想，以讹传讹。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流淌，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和风景，但有时也会有一点缺失和遗忘，那这篇文字就发挥一种拾遗功能吧。“鬼门弯”“新建路”植根于记忆之中，也不失为对邮城历史文化的守望。

2018年的夏，仿佛比往年更火热了些，太阳每天从早到晚如火球悬挂在天空，在暴晒和焦烤着大地，连风和雨都嫌热，躲在家里不想

出来，难得等到他们有心出来散个步，恩赐般地带给我们一丝清凉后，就又不见了踪影。

上班空调，回家空调，在没有空调的间隙，即便只有一两分钟的离开，那汗滴也如打开水龙头般流淌。如果再不得不骑车出去办个事，来回一暴晒一奔波，不去问这皮肤晒黑了几度，而脸肯定是一次次被汗水洗了又洗。

某天看到一篇名为《20年前没有空调怎么过》的文章，我的时间也穿梭回童年和幼年。那时候不只没有空调，连电扇都没有，甚至晚上晕黄的照明的电灯，也像一个小孩子般，心情好就多亮一点时间，心情差了突然熄灭，就只有端出煤油灯来点上了。

记忆里的小时候，有很多和奶奶（妈妈的妈妈）一起生活的时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数夏天最快乐。因为奶奶会买来大西瓜，放在井水里浸着。而白天一听到骑28自行车男子的卖冰棍声，我们便高兴得直蹦。奶奶早就霸气地关照过，只要是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来，直接把冰棍给他们，等到夏天过了跟奶奶结算。奶奶口中的这三个孩子，是她大女儿家的我和妹妹，还有小女儿家的表弟，而她的三个儿子早已长大成家立业离开了家乡。

最喜欢夏天的夜晚，夜空里总会吹来些清风，奶奶和三婆婆早就下班回家说话烧饭。三婆婆的三个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清舅舅和大姨、小姨也可以一起坐在院子里玩耍。奶奶和三婆婆会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我们很开心地想吃什么就夹什么来吃。最高兴

夏天的回忆

□ 王晔

欢三公公，也许更多是因为看到三公公批评教育过舅舅们，而三公公对我们这些第三代已经好得不得了。尤其他们的三个舅舅，他们的父亲去世时，最小的舅舅还没有出生，也一直仰仗着为了家族放弃了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工作而回到小镇的三公公，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现在都生活得幸福安乐。

吃过晚饭，奶奶会在院子里搁好一块床板铺上席子，等为我们洗过澡拍上香喷喷的痱子粉，我和妹妹或是表弟比着谁白，再被奶奶抱上床或是我们自己爬上床，躺着或坐着乘凉。可以看天上如钻石闪烁的星星，可以看月亮里的广寒宫和嫦娥、吴刚，而奶奶在院子的一角为我们洗着衣服。小时候的蚊子好像特别多，我们稚嫩的声音一说有蚊子，奶奶就赶紧擦擦手去房间里把扇子给我们拿来。扇子多是草编的，细心的奶奶怕我们刺到手，一买回来就找了布角围着缝了一圈。

奶奶洗完衣服后，会进房间用扇子把床上的蚊子撵撵，提前放下布帐子。看着离过饭的时间差不多了，奶奶又把西瓜拿来切给我们吃。如果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时，奶奶慷慨地把西瓜一切两半分给我们用勺子挖了吃，而她最后吃我们没吃完的瓜皮处，还口口声声说甜。

天更黑了，我们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中睡去，奶奶再把我们抱上床。房间里自然没有院子清凉，即便开了窗，睡着凉席也依然很热，我的奶奶就一直手扶着扇子帮我们扇了又扇，仿佛她不知道热，也没有困似的。

奶奶，以前我们没有空调，现在都有了。幼年和童年时候，为我们扇扇子的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的是在外面工作的三公公回来，三婆婆会多做几个下酒菜，摆在小方桌上，让三公公坐在院子里喝酒。我们小孩子又怕三公公又喜

的是在外面工作的三公公回来，三婆婆会多做几个下酒菜，摆在小方桌上，让三公公坐在院子里喝酒。我们小孩子又怕三公公又喜

酷暑难熬，室外热浪滚滚。女儿在空调房里寸步不出，吮着棒冰还喊着“热死了，热死了”。于是我立刻开启了“想当年”的模式：“妈妈小时候，夏天只有扇子，后来有个电风扇吹吹就算高档享受了，你现在已经很幸福啦，别那么多抱怨。”她嘴一撇：“现在又不是你们那个时候。”是呀，确实，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了。于是记忆如白鸽一样，扑啦啦地飞起来，直到落在了那个矮矮的小院子的墙头上，停住了。

老家住在新河边。听我爸说，他小时候，河水还是很清澈的，能游泳摸鱼，可能是缺乏保护，河水越来越黑，直接就被叫做“臭河边”了。据说当时老妈的工厂在河南，老家家在河北边，隔着窄窄的河面，一扇车间的玻璃窗，我爸和我妈就看对眼了。不知道这样美丽的故事是不是他们杜撰的，倒是颇有几分琼瑶小说的意味，我看着你在窗上的剪影，于是喜欢上了你。

印象中，臭河边的岸边还是挺多姿的，高大的垂柳垂向河面，树脚下密密开满了各色的太阳花、喇叭花。摘一朵紫色的喇叭花手上，攥着搓来搓去。家门口不远处有株榆钱树，跳上去，拽一把榆钱，管它脏不脏，一把塞进嘴里。一串红必然不能放过，抽出花蕊喂一口，甜！心里咕囔就是花蜜太少不过瘾。

小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走着去上学，大人给一把钥匙，用塑料绳编个麻花辫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而我因家离学校近，还承担了一项重要责任：每天负责去开班级的门。于是我的脖子上两把澄黄的钥匙总是叮当作响，嗯，使命光荣。

上学路上经过炼阳巷，高大的青砖彼时泛着森冷的光，一户人家的外墙脚嵌了一块石碑，上书“泰山石敢当”，不禁幻想这户人家在古代肯定是个大户人家，有着数不清的秘密。左右一看，四下无人，赶紧双手合十拜拜，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巷子尽头转角处有个古老的房子，是清代的救火会，那时总是摆个摊子，一半屋里一半伸出屋外，大大的木质格子盒子，上面罩着透明的玻璃，里面装着各色

旧时光

□ 王鹤丽

诱人的糖果，绿色的乌龟糖、黄红相间的芭蕉扇糖、透明的粽子形状的薄荷糖、雪白长条的粘牙糖，还有铁盒子里装的麦芽糖，用两根篾棒挑出来，搅拌拉长，成了欲断的细丝，更是挑动孩子们脆弱的神经，毫无抵抗力的我们零花钱大半都贡献给了它们，二分五分就可以买上一块两块，慢慢舔着，晃晃悠悠，走到学校门口刚好吃完，很是自我感觉良好。路边偶有人家晒萝卜干，大筛子铺满一层就这么搁在门口，必然不能幸免，有调皮的小男生迅速拈起一条，赶紧开溜，边跑边嚼，忒刺激。

夏日似乎也没有现在这么炎炎，更多的是闷热，为了不让大人发现暑假懒散在家的我整天偷看电视，那台“骆驼”牌的电风扇更多的作用就是给电视降温，于是满头大汗的我“忍着”蒲扇，津津有味地看着小龙人如何千辛万苦地找妈妈，白娘子如何呵哈哈地千年等一回。

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是14寸的黑白“熊猫”，不知道老爸从哪里学来的一招，用一张红黄绿的玻璃纸蒙在屏幕上，权当彩色电视机，这应该就是最原始的彩屏山寨机了。每到夏日傍晚日落西山，老妈在屋外路面上撒上几大盆水，热辣的路面迅速蒸腾，搬出四张方凳放在四角，抬出一张大大的竹板床搁在上面，这时邻居们也摇着芭蕉扇、拎着小板凳，三三两两地出来纳凉了。老爸把那宝贝的电视机也抬了出来，顿时场面热烈起来，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一场“露天电影”就此拉开帷幕。我们一帮孩子永远闲不下来，上蹿下跳，一不小心就被竹床夹了肉，疼得直呲牙，于是谁家的拆叠弹簧床又成了抢手货，大家抢着去享受一番，可这床太矮，不时有蟋蟀蚂蚱跳上来，又引起一阵鸡飞狗跳。夜渐渐深了，我们玩得累了，就这么躺着看着墨黑天空中那星星点点的亮光，慢慢地睡去，沉沉地被大人抱回了家。

都说人年纪大了，就会开始回忆想念。琐碎的零星的片段，似乎在脑海中格外清晰，沧海一粟，犹在眼前，这些都是属于我的美好旧时光。

（请作者告知详细通联，以奉寄薄酬。）